罪惟錄

罪惟錄列傳卷之十六

秉時諸臣列傳總論

宋人嘗以忌君事仇責齊之仲父。仲父不服。仲父曰。仲時。君。臣之義未明也。不知所以為君。豈知所以為仇。先公非紂與白。非有成命。然則但曰諸公子。仲不過為諸公子奔立。倘無內難。某公子得立。諸公子皆在北面之列。仲奔走諸公子之列。安得輒君子糾。且國人奉先入小白。仇小白。設使子糾知不可奪。援戈入。叔家人不能。且呼白君乎。仲既呼白君。又復能呼糾君乎。上。也。為也。

仲以罪　賊其
其君　能以　社稷虛左袒其弟糾子抑能生受
其弟糾　不　不得不比於成王之廢二叔無完
子糾矣　之射鉤從出巨之義其請囚守事齊之義
非二也明是義而靖難諸臣不得託吾以自解矣其不
入於叛逆之故辜不誤賛周谷晉王事敗而無所處也君
以功錄則附其君　忍　曰當其時者之倖也至
於奪門曹谿闇之　后矣初以太后命監國則繼以太后
命漫辟似無　必有伊霍之忠之扣奉太后明旨于
天以不宜廢　自立其子且錮其兄使不得入其

毋朝其故君子　啓南宮迎上皇朝昧焉然而勢有
不能也倉皇之　先胄竊弄二字萬一景皇以兵逆拒臣
南宮者事成賊其勢雖以快臆而鼎定社稷大功致不終
諸臣不免於逆事不成勢必寘景皇以無兄之罪而諸臣
益不免於逆故亦曰當其時者之倖也倖之者私也世專
議禮不揣於情拘古太甚矣曰父子互易一語古今不能
易禮　從宜期于不悖于情于理而止夫興王比一子
獨子雖如豈能　為人後既已失之於先矣按謀皇尊故
皇太子為虎皇　朝夲生母皆稱皇太后即乳母亦並
尊稱夫人　類　其

嗣天子出繼、獨缺然于恩二典乎。先臣學士楊士奇得移
封其本生故祖之無後者。此舊例可推也。又指揮何誠請
追崇恩養父母。詔可之。許恩養而況本生。夫不獲尊其父母
如皇。　而反夷之臣子之列乎。是故繼統繼嗣之說曲
解也。而有其至當。稱本生皇父。尊以帝號。加謚捐減於常
謚數字。以示異。立親廟於京師。時享。而尊本生母為太后。
稱兩考。亦猶凡皇帝之稱兩宮也。且天以興獻等於諸父。
行無異。然無論皇帝即天下萬世之人心安乎。而議禮者
之心顧安之乎。或以本生之說、無所本。按太祖孝慈錄、
以意行。當日諸臣不非。況乎斟酌百王。議禮制自天子。為邪

之訓。宣。尼。以。周。臣。而。尊。晏。啟。若曰、如。有。王。者。因。革。准。予。咲。
聊。以。為。後。王。法。可。也。至於入廟尊宗諸僭越、未免出於激。以
初諸臣從惠帝、雖不及此、而。後。無。所。建。救。則。前。已。而。殺。以
予。逢。君。無。之。植。兇、其。隱。不。足。述。也。以。公。而。逃。於。私。也。是故
三朝之臣。皆曰乘時。

乘時諸臣列傳

姚廣孝

姚廣孝、幼名天禧、直隸長洲人、性早慧。通儒書。初從相城道士席應珍。涉兵書術家言。攻占候。一日、語父怨、兒不樂從父為醫。願學佛法。祝髮里中妙智庵。更名道衍、字斯道、好為詩。律高簡。洪武六年、給廣濟牒、覺林寺。友人王行、私異之。嗟未遇時耳。萬戶侯、匪異事。衍嘗遊京口。搖膝豪吟。有萬歲樓空夜月寒之句。詩曰、譙櫓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洲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僧宗泐私

誠曰、此豈釋子所當言。意小南朝矣。七年、宋濂薦會稽釋氏郭傳、文成椎髻、上覽之、爲著拔儒僧文。明年、詔天下僧能通儒者言。給官。衍就禮部試、中選。不願仕。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孝慈皇后崩、詔十王之國、王與高僧一。諷經祿薦。衍以宗泐薦、得見燕王。藩邸、則乘間請曰、臣觀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願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臣奉白帽。着王。此隱語。王着白其文。皇也。王乃自求衍於太祖。得從至北平。上崩、太孫嗣立、往往削奪諸藩。且及燕、王懼、手策令衍卜、衍附耳曰、卜。天子乎。王曰噤、毋妄言。死矣。衍乃辟左右、進曰、主上猜閒宗室。歷五王末

已矣。大王、先帝所愛也。神明英武得士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栗。悉雄薊屬郡之材官良家子。鼓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校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勢若建瓴下。誰與抗逆。大王即不南。机先發。欲高臥。得耶、旦。暮。匹。夫。矣。臣。竊。幸。大。王。下。之。心。已而上惟齊黃議、容語北平都指揮張信執王燕邸以聞、信露王、王驚、疾呼衍議便殿、王為嘆息泣下、衍曰、天之所與。誰能廢之。王因問師期當若何、曰待吾師。將簷瓦忽無故墮地碎。王為不、懌、衍曰、會改正色吉。適兩司吏奈亨李友直持密旨復至、

王迫兵起衍請权張昺謝貴等疾攻九門出祭纛見被髮而旌旗者蔽天王顧衍此何神曰向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于是王亦被髮服劍相應是日暴風雨王不寧衍曰飛龍在天風雨從之元吉王兵南行衍輔世子居守送王郊曰江南有方孝孺者即不肯降幸勿殺殺之讀書種子絕矣時與前布政使郭資合謀守禦而衍力居多南行進止王輒緘書飛騎問衍並條答去且曰師必克但費兩日燕師圍濟南不利去鉄鉉與盛庸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及東昌燕師再北從還北平衍曰王不聞乎費兩日兩日昌也燕王遂有金陵衍功第一大封衍衍固辭乃授

僧錄司左善世。居慶壽寺、久之、衍侍上、君有不豫色、上詰之、對曰、臣早待漏午門、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臣誠劳、上曰、朕故思逸卿也。即日拜太子少師。復姚姓。賜今名廣孝。諭留髮、辭賜之第、亦辭。許娶妻、謝不奉詔。賜二宮人、受之、不復近。侍講太孫、輔太子南京、尋命監脩高皇帝實錄、成、出賑蘇湖、廣孝有姊、初聞衍從燕起。數呼。衍。和。尚。慈。悲。如。是。乎。至是盛衛還長洲、求見姊、姊。閉。不。納。曰、貴人来何為。廣孝退、易僧服。固請。姊。固。不。見。久之、得入中堂、廣孝遥拜。姊曰、勿拜。學。浮。圖。不。終。姊。安。得。有。若。弟。拂。衣。入。不。復。出。故人王賓、隱君子也、廣孝就見之、

三不可廣孝慚而退六年八朝北京時廣孝年八十有四矣自號獨菴老人或曰逃虛子三月預知逝期上臨問後事對曰臣出家後何事幸釋李溥獄上從之歛衹端坐而寂七日異香不散上為卜地西山磐石建塔而火之心舌與齒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為御製神道碑廣孝官太子少師推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勲柱國追封榮國公諡恭靖加贈少師追封祖菊山父愍皆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祖母周母費俱夫人官其養子繼為尚寶少卿廣孝所著有逃虛子集別有道餘錄則專詆程朱其友張洪嘗云少師與我厚無以報之但見道餘

錄。觚。爲。焚。棄。或有見其焚餘濟河尚書劉東星家。遺像留崇國寺。髡頂加唐帽。狀貌精峭。上有題偈、即廣孝手跡。云洪熙元年、侑享成祖廟廷、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侑享。

論曰、自彌勒降生。而明王出。皇覺寺。爲初。造。覺林寺。爲再。造。蓋天禧詔經北平。而老佛且向壁雲南矣。時金陵尚高座。而搖膝之吟所云萬嶽樓空。何所指。豈預。爲。其識。耶。柳。侍。燕。壁。時。直。指。也。觀。蕭。泯。二。字。已。似。爲。北。京。地。知。非。京。口。偈。然。指。弄。爾。矣。白帽獻燕。已。屬。無。王。道餘著錄。又。復。非。聖。嘉靖中正宣尼祀典。而斥其侑享。存像大

與隆寺嗟不得分燈星覺矣知

掄賜名廣孝、亦有由、初元世祖時、授慶壽寺僧聰書以官、復其姓名、爲劉、秉忠、位至太保、道衍、欲附于、忠、後曰、廣孝、位亦至少師、子繼、不知何姓、初書酒泉閣門、恭靖嘉其筆法端整、偕與見上、上令子少師、故賜名繼、侍東宮讀書文華殿、授官歸視少師喪、履奏失言、帝出逐繼而里鄱少師弟姪于相城、相城者、故吳屬、姚之先自汴遷寓居此、洪熙中復召繼、後太常加少師收繼、指繼相當貴、可四品、惜年下甚永、僅四十有二、掄尚寶題名碑稱繼爲文敏愛之子、是誤耶否、愛自有子繼、

张玉 子輔

張玉、字世美、河南祥符人、仕元樞密知院、隨元北沙漠、洪武十八年、自拔來歸。驍善戰。饒智計。積功遷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數從燕王出塞料兵、進都指揮同知、建文初、燕以强大見猜、玉私與王曰。朝廷以大王爲吳漢。即王亦安能坐菹醢也。王心然之。會都指揮張信聞王疾、大露朝廷密旨、王疾呼玉典副千戶朱能、促入、百人趨奪北平九門、於是燕自制、授玉都指揮僉事、議所向、玉曰、肘腋患無如薊。先薊。及玉兵出、而馬宣果以薊兵南下、一戰執宣、拔之、乘勝突遵化、玉以百人先登、城開、并襲密雲、攻居庸關、

時北平指揮使余瑱走懷來、與都督宋忠合力禦燕、忠故紿其衆曰、若家北平、燕殘且盡、及戰、燕反其計、令所為張忠者出忠故將士家屬、對陣相問勞歡喧、吾都督宋欺我也。陣亂、玉渡河大敗忠、并鹵瑱、下懷來、求平及山後諸州皆不守、總兵劉貞以大寧兵十萬出、松關向遵化、挠燕、之以計亂其將陳亨、傾同事指揮使卜萬、南樂長興侯耿炳文之師於真定、玉以先鋒、夜掩雄縣不備、擒都指揮楊松、而都督潘忠、自鄭州來援、亦為所執、遂斬松、兵勢益振、時炳文盛軍滹沱河東、玉單騎覘之、謂耿軍無律。往往屯處上常有敗氣。玉曰、急進勿失、諸將以衆寡懸猶豫、玉曰、彼

衆而覓。不必我整。王顧玉笑曰、吾唯若一人。果大敗炳文、斬首三萬、獲馬二萬匹、所從徹侯名將李堅、甯忠、顧成等、率俘燕、復敗安陸侯吳傑軍、詔曹國公景隆即軍中代炳文還、益兵共五十萬、而令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與都督耿瓛揚文合圍永平急、王語玉、九江無能為、玉為我先永平。玉師指永平、高退走、追敗之、王以計間高、高罪去、隨又以玉兵乘便襲大寧、拔都指揮朱鑑、挾寧王歸、并降其所轄朶顏三衛胡騎。立五軍。以玉將中軍。趣援北平、則景隆方困北平、玉率五軍環搗其背。出城中兵夾擊。大敗之。景隆棄師南奔、已而景隆復與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以

兵百萬再進、玉曰、吾聞兵法先事者勝。請營白溝河待之。復大敗景隆、遁濟南、戰不利、按還、濟南兵躡東昌、圍王數匝、玉與王失、王馳出、玉縱突連擊殺百數十人、久不得王。沒於陣。王重痛玉、自撰文祭玉、視所服袍焚之、以衣玉、丘福謂朱能曰、王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王遂以兵屬玉子輔、輔衷壘即戎。既定金陵、論功封輔信安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追封玉為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榮國公、謚忠顯、洪熙中加封、河間王、改謚忠武、侑享成祖廟庭、輔字文弼、永樂三年、以玉故、進封、新城侯、世襲、明年問罪安南、先是安南黎季犛弒其君陳日焜、以其子蒼、更名胡查、自稱為

帝、僭號大虞、改元號蒼上、乃以成國朱能為征夷大將軍、將二十五軍、兵八十萬、而輔為右副、西平侯晟為左副、晟出蒙自、輔從、能出思明、能半道卒、詔輔代總其軍、時季犛擁卒七百萬、據三江之險、列柵七百里、意生老我師。輔數季犛二十罪。進斬三關。即嘉林臨江而屯。左軍時亦至三帶州、與輔會、輔以賊柵逼江。無用武之地、獨多邦城下沙平衍可陣。於是輔壁西南。晟壁東南。佯旗鼓欵戰。而別遣都督黃中、夜舁攻具。越重濠。梯多邦城。指揮蔡福奪門入。賊驅象巷戰。輔出畫獅蒙馬。馬前衝。象反走。城破。兩軍遂循富良江。焚柵下。徑搗東都。賊焚西都。保海島。已賊復逃捲

水陸師戰富良。敗走木丸江。復遁悶海口。我軍益乘勝追膠水及大安。五年、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乃擒季犛并其子。澄。而胡。查。與。其。太。子。芮。亦。尋。就。縛。上初諭輔、安南平、宜訪陳氏後立之。輔集父老會議。皆云陳氏為黎所盡。無可後。安南保漢唐郡縣地。願復故事。便論功、進封輔英國公、食祿三千石、予世券、時有陳氏故官簡定、初仇柔聲、輕騎跳帥明。從征、為別將。頗有功。茲以天子廢陳後。憤悵、自王、僭、號大、越、又化州、寇交、黔國公晟戰不利、諸郡縣皆陷、上乃更命輔往。遂有季擴者、自稱陳王後、振卒應簡定、安南民不忍忘陳王、大率歸季擴、季擴故多權畧、謬稱簡定

為上皇使使来告襲位求封輔曰蜀者廣求陳王後不應今乃故稱陳王後且反矣果陳王後不赦虜兵窮退獲簡定李擴走去七年輔獲李擴黨二千人坑之築京觀焉召還留晟逆李擴李擴潜别遣使至上前請降上竟授李擴交趾右布政使迺李擴牽制於其黨不受命復叛是時州縣初設吏綱紀約交人頗為官吏將率所苦往往思故俗以是賊所至輙救從之惟交州一郡完上固復出輔曰靖交非輔不可乃以大將軍印總晟兵往征之賊走海據險荷花口輔率兵促至愛子江賊伏象陣逆輔輔令曰一矢落象奴再矢穿象鼻否者如軍法象還走自踐大敗十二

軍擒季擴交平上命輔留鎮輔常追賊至茶偈江都督黃
中撓法不進輔斬中以狥中子聞走哭訴上輔故宛中上
不懌都御史顧佐伺上意請落輔兵權召還命豐城侯李
彬代鎮輔還踰年季擴黨黎利者復反上竟不遣輔令它
將往稱有陳嵩者請為後上以問輔輔曰成勞万可央臣請
而行天子卒用儒臣議冊封嵩卒棄交趾云於是輔兩從
上北征阿魯台是後絕大漠無鹵從師榆木川召受遺命
令諸軍悉聽節度輔有女弟為皇貴妃女復侍東宮仁宗
即位冊為敬妃進輔太師時大行喪服滿礼部尚書呂震
請從吉服受朝是日上素冠麻服出獨輔與士奇等三學

士如上服。上嘆曰、張輔武臣顧知札。以輔與經筵。宣德初年、漢庶人且反、心憚輔。使枚青者暗結輔。事成、裂數郡王輔之。執青以獻。上擬親征、輔曰、假臣輕騎二萬。可計日縛闕下。上曰、知卿足辦此。朕初服。止欲見威。卿但從朕及漢平、加祿三百石、刑部奏決重囚、命輔同五軍府九卿審於朝、枉者釋之。朝審自輔始也。三年、上特賜勅、可輟府事朝夕朕。得聞軍國重務。正統初、仍知經筵、蓋監修三朝實錄矣。加號竭運佐理、輔雖起家武臣、然好對接文士。常乞假。率武臣詣國子監聽講。是日諸侯伯皆列坐。祭酒李時勉獨引輔敵體。稱一時盛事之。輔歷四朝。天下倚重。四夷莫

不知名閹振擅權、每屬吏勳舊、獨加禮輔、輔亦稍委蛇。十
四年、輔七十二、老矣、振挾天子北禦鹵、強行、不復預軍政、
及土木、死於難、景泰元年、追封定興王、謚忠烈、輔器宇洪
壯。顧盼有威。不妄言笑。子懋、襲父爵、贈寧陽王、萬曆中、例
奪王爵、定興王有二弟、皆以奪門功、仲軏、封文安伯、叔軏、
太平侯、或天輔歟、速遂、知不可生、自猛死、家人以偉亡聞、
論曰、忠武以八百人起、執四促、乃排覆耿長興李九江
百萬之師、靖難、惟若一人矣。建文中、按護衛、殊等防燃。
傾不及玉與朱千戶、知人益難哉。忠烈之死、大節交可
預聞焉、而以王故、與其子文安太平、倫也。按嘉靖三十

二年秋天府守備杜正茂覽公解，振地得一碑，以隱露。人影。蓑。擁。騎。漢。見。者。指。為。英國。公。遺。像。工使夜見甲冑僔人。從碑中出。乘馬望北。從者百人。天門開。有袞冕者揖去。驚呼。早，碑上得詩一首，曰北代遺明主，南征拜上公，萬龍已盡驊，長侍大明宮。閶闔經雨露。靈迹化成吉英國魏稍似魏國徐鵬舉。鵬舉生時，家人夢岳武穆至其家，述北伐句，似武穆再轉世為英國者。事近幻，存之。

朱能 子勇七世孫 希孝 希忠

朱能、字士弘、南直懷遠人、父亮、從太祖起兵、積功至燕山中護衛副千戶、能代父官、魁偉負殊力、能手挽石弩繩、可百步。常從燕王北伐、取元太尉朶兒不花、覆其軍。建文元年、上謀弱燕、王迫欲起、能教王偽械府中一二官屬、箋布政使張昺都指揮使謝貴至前、親搏之、使執殺昺貴、以號令北平、王從其計、署能都指揮僉事、師出、王親為大將、每戰能居前鋒。擁敢死二十餘騎。所嚮辟易。從攻薊州、先登。徇永平東略地至灤河、還從擊雄、先登。從擒潘忠於月漾橋、從破長興侯炳文真定。斬獲數萬。從援永平、追敗江陰

侯高二十餘萬。從攻曹國公景隆鄭村壩。潰其九營。得軍資甲仗巨萬。從攻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降其卒萬人。從攻東昌。王以千騎突出陳後。南兵望王處。悉務王。匕短兵。猝幾不得出。能奮。潰圍入。左右莫敢當。王乘間脫走。張玉死焉。能在諸將中。最火善戰。而河間王善謀。玉既卒。軍事詔能。能歷陞燕都指揮同知。從攻保定。三年。大敗歷城侯盛庸於夾河。復敗平安兵于藁城。追奔至真定。能先鋒冑膚中堅。殺幾萬人。連戰順德、大名、彰德、衛輝。皆有功。破定州。戰藁南。藁南兵大潰。四年。以燕都督僉事攻東平。殺判官鄭華。戰小河。不利。諸將氣奪。顧旋 師。能獨進曰。殿下師一北。

不可復。即豈能北面事人乎。遂擊劍誓衆。縱兵深入。連戰皆捷。盛庸興安等合兵六十萬、依潼山為陳、能率李遠等。設奇四面進。大敗之。復敗其援師都督陳暉、擒平安等三十三人、降十萬衆。自是長驅渋淮、取揚州、渡江、定京師。燕王得國、論封、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成国公、為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歲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進太傅、三年、充征夷將軍、帥師八十萬、討安南、師既出、上覽星象、驚曰、西師其有憂乎。踰旬、能卒龍川、追封東平王、謚武烈、從侑享成祖廟庭、子勇嗣、頻[勇]折節礼士、歷掌都督府、上北巡、佐仁宗監國、復從征鹵將右掖、宣德

初從平漢、復從征沙漠、加太子太保、嘗代英國公輔掌六師、頗損威望、以善事中貴人、得久其位、既與諸將軍分道出擊朶顏諸虜還、進太保、正統中、上親征、以勇為大帥、時閹振擅權、呼勇奏事、勇長跪、惴惴、惟謹、虜逼駕急、詔勇率兵四萬逆擊、冒入鷂兒嶺、全軍沒、駕蒙塵、兵部尚書于謙等議失律、奪其封、久之、上由南城返正、曲赦諸失事、追封勇平陰王、謚武愍、七傳希忠、世宗時、歷掌府事、提督十二團營、屢充冊禮使、再進經筵、及監修國史、歷三朝代祀圜丘、方澤、社、卒、追封定襄王、謚恭靖、後以例奪王、弟希孝、以錦衣勳衛、累遷左都督、持節察舉京兆諸不法、神廟時、以

太子太傅掌錦衣衛事、常持大體。不為操切。或受詔杖言官每用手想。多所全活。上壽邊筭六、折節下士。好拯人於難。

論曰、時中朝鎮兵、長興以七十萬。曹國以五十萬。再以一百萬。歷城等以六十萬。並諸單不止數十萬。幾三百餘萬衆。而燕山拔戍所遺。但東平及河間。能手殲貲燕多寡無定形也。嗟乎、即能果善戰。而金陵不任戰。燕豈能高飛。北面事人一語。亦可追附河間長慮。蓋可勝。不可敗。余論古牧野王賊之間。在又掌。與北平相矛。皆騎危非知夫兵者。未可以語此也。

丘福 李遠 火真 王聰 王忠 鄭亨 [illegible]

丘福、燕護衛千户也。戇而鷙，不讀文義，善撫循士卒。燕師起，與朱、張互力，每戰勝，諸將爭鹵獲，福獨後。王曰：丘將軍功，我自知之。王入國，第功，以都督僉事封淇國公。漢王高煦數從征伐，會議建儲，福希上所愛，請立高煦，不果。仁宗居東宮，以福為太子太師。永樂七年，拜福征虜大將軍，率左右副將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參將靖安侯王忠、平安侯李遠，以精兵十萬，討北虜本雅失里。上戒福勿輕，即未捷，再之。福先驅摧虜前鋒，渡臚朐，獲虜尚書一人，以為導，輕進薄其營，相持者一日，虜戰輒引却，平安侯遠泣

諜、虜示弱深入、必不利、不聽、以同安侯火真故虜人、使詐與虜和、而身率騎從其後、火真猶豫、從騎皆泣下、福按劍勒行、虜衆奄至、圍數重、王聰李遠戰死、福與火真王忠並被執死之、所失亡數萬、上追奪福誥券、徙其家嶺南、

鄭亨守大同、年七十矣、以功封武安侯、在行間、威惠並著、前呵一出、犬豕皆匿壁之、朔望騎馬過城隍祠、舉手曰、大哥善照看、卒時、語不及私、但云國家後門將來何人勿壞我規制、妾張氏死殉亨、贈淑人、

論曰、淇國推鋒之才、不能大將軍、文皇書諄〻、而此碩失遺、然、勿輕等再之諭、已為見深入之誤矣、而武放安

平同安靖安四侯咸不返奪封從家不足贖也死靖難當榛見武略此當与燕山侯孫興祖樂安伯孫瑺同例開國靖難殉邊也而得封寔由乗時云

顧成

顧成字景韶祖父操舟江淮間居江都為諸大賈紀綱諸顧率負氣好事號拳棒顧成于諸顧中尤健武每為人持不平遇強項必挫辱之乃已自文其背欲入水以禦龍叩象有盜入其舟同舟震去成獨夜短兵鬬盜上披靡走事張士誠不樂來歸常執繖蓋侍上出入從攻鎮江偕十人奮鬬入城衆不繼盡為其所縛成絕縛跳仆其執兵都下水身助撥亂流中得間歸青軍撫揚州成以母在揚州往說之降不得以計擒毋亡去歷從中山寧河開平戰功陞金吾衛副千戶帶刀宿衛洪武元年邑從陳州舟勝鳥舟

而行上壯之即日陞堅城衛指揮僉事從臨江侯時西取
蜀道調成都後衛總帥守之禽妖賊王玄保于重慶太祖
名其省曰四川隸以貴州歸附諸蠻以成為貴州衛指揮
僉事九年先後封平筅傍洛邦洛河刺掌黃縣谷阻諸叛
蠻亡中懾成呼為老虎以止兒哭十四年從穎川侯友德
征雲南濟普定為留後出兵克西堡崇生擒十八人斬其
十七縱一人歸曰夜二鼓行盡敵矣二鼓亂鼓角以声之
賊俱喙走追敗之悉平普定所隸諸蠻十七年平河黑螺
蜥等十餘寨降尾灑蠻酋乃馬之衆二十一年討平東西
扒古里谷勞金剛蒋寨擒誅閉索嶺賊首萬重及數首阿

東等土官阿宗來攻普定、成深入、要敗之。其黨殺阿宗以降。立普定為衛。析三州六長官司分治之。陞鎮國將軍、貴州都指揮同知、征康佐叛蠻阿老諸寨洞。二十七年、平都勻、畢節、西梁、尾林等寇。斬首萬四千。俘生三千八百有奇。陞驃騎將軍、都督府僉事、佩征南將軍印、征水西叛寇、斬其酋敬德。五開蠻復叛、擒其諸峒、悉平之。已而西堡及諸夷復叛、誅其叛首。餘衆悉降之。建文初、以右都督從長興侯北伐、敗真定、被執。輔燕世子居守北平、燕僧道衍、不習兵、成與議多不合。或以成南俘也。世子卒任成、計卻南軍。燕王即位、封鎮遠侯、鎮貴州如故。時高煦懷有奪嫡意、入

辭皇世子。至云萬事有天。當置小人於度外。成上書內寧以防北虜遺孽。亦請早建東宮。上嘉納之。召還復鎮貴州如故。已而播貴二州蠻作亂。遣子勇勦平之。思州思南二宣慰相攻不已。勅召不來。成以兵五萬。擒其首思田琛黃禧等。琛妻冉氏復歛諸蠻羣羅等為亂。成擊禁其酋普亮。按叛党不可勝計。亦率兵討清水江叛寇。平之。卒年八十有五。成屨行陣。被創弗却。料敵制勝。百不爽一。略欣傳記。矯取其用。身至大將。不以富貴驕人。在鎮之日。蠻夷生祠之。及卒。吏民哀慟。長子統。普定衛指揮使。早卒。子興祖嗣。永樂中。贈成夏國公。謚武毅。

論曰、鎮遠矯用傳記兵法之最深者矣以徽蓋起歷功偉烈、卒在西南使非真定被執與開國並光以世在鎮務撫綏及卒、吏民哀慟可稱賢將矣

宋晟 子瑄瑛

宋晟、字景暘、父朝用、從渡江、授天寧翼元帥、父老、晟襲、積功以都指揮使、三鎮涼州、進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僉事、洪武二十三年、為總兵、征虜哈密。誅偽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獲虜衆千三百人。金印一、銀印二、又明年、誅捕罕東西番叛寇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二十七年、充副總兵、征虜、戰遼東腦溫江。獲其衆千餘。明年、討廣西恲㥯諸寨賊。又明年、勦平五開龍里諸寇十三洞。擒獲男婦二十五百餘人、建文元年、以晟威信久著涼州、使以總兵官鎮河西、燕王得國、晟緩師、不進、德之、陞後府都督、

明年、授平羌將軍、充總兵官、鎮甘肅、言官或以晟專、上。益勅。曰。以便。宜。降虜把都帖才兒倫都兒灰部衆五千餘人。馬駝萬六千餘匹。斷。匈。奴。右。臂。通。西。紇。於。西。陲。上喜、遜其勇壯、俱遷寨外、封晟西寧侯、三子瑄、琥、瑛、以指揮使初從燕燕有功、靈壁之戰、誤觸、突圍、時諸營皆敗、瑄獨格鬭、加歿。死。之。後家衆中、追悉瑄不興嗣父爵、而以琥嗣侯、從燕戰力、許配以安成公主、晟不敢從、後、令琥出其妻、而尚主、琥弟瑛、貌寢、尚咸寧公主、帝曰、才足矣、何貌爲、時、號宗氏、大、小駙、馬、晟卒、追封鄆國、公謚忠順、琥以總兵代鎮甘肅、仁宗監國南京、常出獵、琥方襲戢守備、從獵、兵部下千戶誤射一人死、

監國諭勿奏。琥諸而究以賞閹十六户抵坐。監國家切責致減膳。宮人往往多餓死。東宮妃至假兩公主耳環。咸寧與之。安成不與。至再請亦却。東宮不悦。及即位。奪琥爵。與瑛盡收所置船車田邸第。咸寧公主令其兄弟不得往來。正統中。瑛從土木。戰歿。正統中。琥子請復爵。禮部議自奏究不敢明言。

論曰。宋氏以總師得西寧。以究閹不得西寧。父子之間何如也。以戾壁死。以土木死。兄弟之間何如也。

陳瑄

陳瑄、字彥純、南京合肥人、父聞、開國功、歷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以罪謫戍遼陽、瑄請代戍、從征卜木兒寨、冒險先登。後從征餘魁貫哈剌、一日十三戰。明日又七戰。擒貫哈剌。陞四川行都司同知、進督府僉事。建文時、出防江、燕兵至、具舟迎降。永樂初、封平江伯、世指揮使、尋充總兵官、督舟師海運北京遼東、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會有倭犯沙門島、瑄以漕舟便進、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甚衆。一歲舟師備倭、閱海堤海門、歷通泰州至鹽城。凡八百里。又役人二十萬。起高郵嘉定。為海運

表識。名寶山。上為樹碑山上。已而工部尚書宋禮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建議造淺船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洲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緣河堤鑿井樹木。便人行。獻陵初、勅洪瑄、與世、伯、春、景陵時、鎮守淮安、兼督漕運、漕政並修。卒。贈侯。諡恭襄。所謂海運者。本虞集時。沿江入海貢

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多漂歲至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會通河成瑄又治邗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灣之運瑄父祠清江浦正統十三年瑄孫豫統兵討福建叛寇有功明年滅鄧茂七進流侯卒贈蔡國公子銳天順中出鎮兩廣勦蠻賊奪還俘掠萬人名總漕運修渠有功銳子熊亦總漕運劉瑾擠金錢不得譎熊戍海南衛奪誥券瑾誅復爵

論曰知海運之艱廼能隨宋禮漕議急嗌亦飽邊大依賴也張航海赫朱軸轤壽之後不可無平江而不

憮後世以防燕而迎燕

張信

張信、南直臨淮人、父興、洪武開國功、為永寧指揮僉事、信嗣官、陞都指揮僉事、建文元年、燕王見疑、大臣薦信謀勇、調北平都司、密受勑與謝貴張昺合、乃盡縛燕人來、信憂懼見于色、母怪問之、信對不以實、母曰、知子非此憂、具告我。信屏左右告母。母大驚曰、汝父每言。王氣在燕。汝毋為及。門戶矣。未幾、勅促信益急、信遂變計如母言。三造燕邸。王稱病不納、信乃乘婦人輿、求見切、召入拜床下。時王故風不能言、有頃、信頓首、曰、殿下無恙。即有恙。臣能起之。王乃言曰、孤誠患、死甫、信復曰、殿下固不以情語臣乎。朝廷

密勅信執殿下、殿下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即否。臣可愈疾。遂出密勅示玉、王曰、生我者信也、會藩臬二吏奈亨李友直等具言二司密疏、浮旨、王乃文召僧道衍朱能張玉定計、奪九門、信既降燕、遂從行伍、歷戰功、入金川門、陞都督僉事、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券世伯、文皇嘗呼信為恩張。凡召太子北京、察藩王動靜、諸緊要事、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胡功、加少師、洪熙元年、與世侯券、子鏞自立功為指揮僉事、正統七年、信卒、贈鄖國公、謚襄僖、

論曰、信母知興。與漢陵母媲。固信父興之言也。信與陳平江皆防燕而迎燕。碩膽時無可為。信初密命。一舉而

得當處易為之日而反之毋教不忠豈能望陵母涯涘相傳太宗欲廢太子立漢王楊榮諫乃聽復語隆平信言如榮上曰果爾吾何用有此天下信曰臣欺心孰只案一試上招其頸已命力士拳其頰亟褫袍齒折扶出上遣金傳旨此社稷臣也命入亟袍藏之以示後人

陳亨 子懋 王眞

陳亨、建文中以大寧行軍都督從總兵劉貞、壁松亭、遏燕、時指揮卜萬驍、燕忌之、偽為書盛稱萬、約萬内應、誤投亨所、亨故異萬、繫萬而聞于朝、燕王陷大寧、貞還援、亨半道拉陳寬劫貞叛降燕、卜萬出獄、與都指揮朱鑑俱戰死。亨從燕戰灞上、復戰韡山、為平安所敗、燕王即位、追贈涇國公、謚襄敏、子懋、以父死事亦自立功封寧陽伯、鎮寧夏、先後招徠降虜三萬餘人。上皆賜降虜姓名。居之寧夏。韃靼平章都連等既歸、復叛去、懋追擒之。進封為侯。三從北征、為前鋒。永樂二十二年、總陝西三鎮兵、直擣賀蘭山、盡收也

先土干部落。洪熙中、加太保、與世侯。宣德初、從討漢庶人、復鎮寧夏、坐乾沒累萬、上不問、正統中、連敗鹵阿台朶只伯等于黑河等處。尋復敗之于平川。剿其賊首陳中。擄孛羅雲。獲其樞密銀印一。久之、被論、罷削禄、十三年、起總兵討鄧茂七、有功。加太子太保、卒、贈濬國公、謚武靖、

王真以燕山右護衛百戶、首從燕内難、下廣昌、掏雁門、先登、王擧以勵諸將曰、如真嚴而武。何功不成。破滄州、追至滑、俘七千人。淝河之戰、突陣斬馘多。後軍絶、被圍數重、身中數十創、急自刎死。王入國、追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柱國、金鄉侯、謚忠壯。洪熙中、追封寧國公、

加號效忠，封其子通武義伯。後以督脩天壽山，加封成山侯。宣德中，充總兵官，進攻交趾，棄師還，論死，赦為民。復起歷都督同知。孫琮，天順中，復失爵，恩襲世，降為伯。

論曰：燕將陣死，自張玉、譚淵、陳文、李彬外，又兩人，為亨与真。夫不為燕將，或可以不陣死者也。即陣死而不為燕將死，死猶生。曰：亨、真死而有其後。

薛祿

薛祿、山東膠人也、起卒伍、從燕奪九門、東攻薊、南破雄鄚、圍真定、擒駙馬李堅、東拔永平、襲大寧、旋師解北平圍、大戰白溝河、又戰夾河滹沱、先登。單家橋之戰、馬蹶、被擒、奮脫縛、拔刀斬守兵數人、復上馬去、尋大敗平安軍、轉戰淮上、有功、積陞督府僉事、永樂中、從北征有功、進右軍都督、訓練幼軍、董建宮殿、十一年、封陽武侯、食祿千一百石、再從北征、獻陵即位、巡邊、戰大松嶺、斬獲多功。與世券、加祿五百石、景陵親征樂安、祿以宿將忠謹。充先鋒、擒高煦、留鎮樂安、明年、從上巡邊、出會州、敗虜塞下、留鎮薊州永平、

復充鎮北大將軍、護軍餉開平、又出巡邊、戰鹵屬壓嶺、斬其酋狀孳畜數萬。加太保、條上邊事、城赤城永寧獨石、疾作、召還卒、贈鄞國公、謚忠武。祿有勇略。謀定後戰。以故往必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又絜廉。善撫健兒。同甘苦。人樂効死。

論曰、靖難諸將。惟河間東平。與鄞國而三。然則三國為北平化國。為天下者。扎祿初名。貴識之。

袁彬 哈銘 沙狐狸 楊塤

袁彬者、江西人、英宗稱上皇、居胡中、彬時以較尉隨回：賽伏剌所胡、見上皇于雷家站。上皇喜彬能書。留之。而哈銘者、故與其父只為通事、被留胡中、時脫衣易羊一羣。伏見上皇。上皇以銘曉習胡語。亦併留之。又沙狐狸者、不知其所始、胡擁上皇詣宣府大同門、從居庸關抵京城、復出塞上下。閱城壹夜。渡淵河、涉險冒凍。所、周旋靡失、唯三人。冬夜胡寒。彬與銘皆陪寢。彬嘗煖上皇足、而銘或睡熟。手加上皇胸、上皇候其睡側。徐下之。沙狐狸往反取水負薪、皆叩頭白也先。也先與之。得三人名、喜。彬為人溫吳。多計數。

善書笑。時時為隱語。而哈銘、沙狐狸、亦能諭譯以悅虜。虜益安上皇。上皇亦藉以稍破岑寂。內官喜寧、故奚種也、勸虜挾上皇要京師、不得志、復欲擁趨寧夏、彬與銘止。上皇毋行。喜寧計不得行、言虜殺彬與銘者屢矣、虜抽芊相戕彬之盧中、行屠剖、上皇急使銘往救。銘竟用談笑解之。上皇乃令喜寧即宣府、索春衣于參將楊俊、令軍士高磐供彬。刻木藏書髀間。使因其來執之。寧至宣府城、磐與戲、抱持大呼。俊從兵共縛之、送京師伏法也。先請以妹上上皇、彬勸上皇辭之。曰返國而後行聘禮。彬中寒、上皇手治摩壓其背。汗浹乃已。蒸羊髀、召與共啖之。笑語歡洽。殆嚴光足

如常腹。時久之夜。無似之耶。銘叩頭萬死萬死。也先聞過上皇帳、好語曰、皇帝所以治臣若此。及日之出後。領四十箇哀求還。領一人不得濟。得濟獨哈銘。哈銘、皇帝身若此也。皇帝歸。宜著視哈銘。上皇曰、我不視哈銘。誰當視哈銘。上皇且還、以所服白綾中衣及也先所上戰裙。賜彬。明日、入京、就南宮、景帝以彬為百戶、上皇復辟、超遷錦衣都指揮僉事、而擢銘指揮僉事、尋以扈從功、進同知、賜姓、為楊銘、成化中、為指揮使、弘治中、准世襲指揮使、訪獄理為百戶、賜姓、名李成、賜彬城東第一區、役千人、彬娶、命太常孫顯宗主之、先後賜予甚隆、閒召宴見、略用家人禮、彬累遷

都指揮使、而百戶門達、校尉逯杲者、積官與彬並、治鎮撫、上欲裁抑曹石、授彬意。彬避謝不敢。杲任之、石彪坐誅、吉祥從子欽、殺杲敗、而逵專主鎮撫、逵務治獄、多平反、中外翕然稱之。至是為杲所為、以自媚於上、念得言已於上者、唯彬與輔臣李賢、詗知彬妻父千戶欽、藉彬勢、強入民財、奏請下彬獄、法司論彬贖徒還職、逵意未快、有錦衣力士女者、故為彬卒、坐法戍邊、赦還、改府軍前衛、逵以彬寵為之關說、後言上、捕彬、并訐彬受曹石饋多、用官木造私舍、索取內瓶、奪人女為妾、凡數十事、上不悅、曰彬負我。法行還我活袁彬知矣彬不勝毒、自誣伏、長安有男子楊塤

者、漆工也。得倭法、巧過倭。不。平。遂奮擊登聞鼓上書、鳴。留。面。迎。虜、從。知。死。盡。保、護。艱。難、唯。彬一。人。今者無所奏加辛然付獄。拷掠備至。法司雖知其枉、莫敢辯明。乞以彬等御前翻錄。其冤得白。上并收塤、付達治、達春、管塤首、曰、此必有人教汝、塤恐。遠死。乃謬白。又。知。達意。附賢。謀。曰。小人。有。陳。事。且。告。公、達喜曰、前、、塤。蘭。耳。達。曰。塤不。識。字。辛。辦。此。出。李。學。士。意、達益喜、促羅落、出湯沐、塤。膠向之。奏請三法司會鞫午門外。令大言之。塤。許。諾。可。嘑。者。再。遂欲執賢置對、太監裴當曰、使指及狀之未晚也、塤。至。於。門。懷。其。餘詞。大。呼。曰。天。乎。冤。哉。小。人。何。從。得。見。李。閣。去。死。耳。敢。妄。指。

出其內於地此門指揮鮑戎令引李闔知也因數達受賄歷歷法司畏不敢盡閱論彬贖欵、擬斬、上命調彬南錦衣帶俸閒住、略所賜第、禁錮、而李賢亦以得免、憲宗即位、達得罪、論死久之、栽等、戍南丹、過南都、而彬方召還竊達邸贈之金若忘物事者達益懼而公卿以此益多彬嘉靖中、時錄彬孫天章為錦衣都指揮僉事、以報彬翼戴功于成、在英宗時、既得為百戶、冀轉官、竟入求內府、上怒、下錦衣獄之、揚銘與達官也、充帖木兒誅脫戍、上章曹吉祥第也、先帖木兒聞為成請、上知出銘、並下詔獄、謫貴州衛副千戶、後遇赦、俱復官、銘以削案功、進錦衣指揮使、弘治中、擿

爲大通事

論曰彬之護上皇漠北與楊銘李成共之獨其止寧晏不入喜寧界而李計縛喜寧然後上皇得返篤功尤絕且其誠能感高磐而解閫刻木不露知人領磐亦不負彬而卒不問報樂何如秦舜陽不終豈作史者累之歟如洪法彬宜列五等試百户不足尚超遷亦未當功而乃爲門領撫所中使非楊溥彬方賢豈不測帝情似不記鄭難矣楊溥數語即不入聽無死法而卒不免何也按喜寧初從閫當初也先掠太上入陝西南面稱尊然後以故君之令閫閫東下也先且感之使非哈銘曲解太上意

怫○殘○何○不○盡○並○肆○為○南○北○哉○

張春 何可剛 妻翟氏 李大載 左懋第 陳用極 王一斌 王廷佐

張良佐 刘統 皆死崇禎甲申歲

顧佐 郎地

顧佐、江西太康人也。舉建文中進士、為莊浪知縣。燕王入国、帰、誠、拝御史、歴京地、敢言、勲戚斂跡、永樂十九年、貴州未〻警。因共排佐、出按察貴州。仁宗嗣位、始以通政使召還。宣德中、以東西楊交薦、陞右副都御史。重書曰署左佐奏亦貪澁不律御史嚴愷等二十人。不達政体李宣孟等九人。坐降老疾馮斌等三人為民。愷謫吏遼東、赴京造詞、奪月中佐、上聞、誅愷西市。有吏犯科、御佐、佐紛帰、案奏佐受隷金、免其役。上密示東楊。士奇曰、誠有之。惟臣知、然朝臣月俸止給寔米一石。僕馬所須、咸資吏隷帰耕。上〻故事也。上歎相

臣艱難如是哉。付吏。佐自治。佐貸吏勉以成行。上稱佐得大体。未幾、有因告佐枉人重罪、淹不理。上諭東陽曰、以死罔教之矣。立命三法司會鞫。果出千户臧清之殺無罪家三人、且付市、因囚中傷佐、冀稍遲之、詭言決清。故事、朝退諸臣往往得游宴六樓、樓檻牙牌纍纍、佐疏劾禁止。入直廬、獨處一小夾室。非議政不適。諸司左右三五室。絕呼叱憩外廡。立呵藤户外。諸書過之。忽引避。正統三年、佐寮去御史鄧宗。并論陝西布政使周景贓、面叱之去。尋宗見原、又訐佐。而景以輿援無罪、佐擲歸。上為復其家、不復起。是時長南臺儀峻。與佐齊名者為郎抱之。抱之蘭溪人、字以光。

永樂四年進士。有孝行、内艱哀毀。哭泣廬墓者之室。

論曰、佐與鄒紀齊名。得同祀永樂。四年。進士。更甚。文朝方照。托綱肅。至三楊傪而佐志不得行。則其。得行者。由三楊也。相傳佐初為府尹、長洲繆讓以懷挾露被辱淺讓為南畿解元、佐懸、預宴、魁術之、及讓與進士、而佐長内臺、讓以御史見、佐復引謝毋以昔日、讓厲聲曰、昔日讓有罪。公宜正言。公有罪。讓亦不敢諱。佐嘿然。述此、似于嚴峻二字。義未洽。未發、讓以槩夫。而文達賢以佐行正百僚。朝綱大振。然則須問懷挾罪果否也。何慙。何謝。

李驥

李驥字尚德山東郯城人也才貌魁傑洪武中以御薦太學生擢戶科給事中尋坐事免已薦起新鄉令內艱永樂初起知東安陞刑部郎中復坐事謫保安驥官逾二十年免復起之復謫皆坐直道而所居職最有聲譽驥見事有病民者輒請於朝罷免之東安邑故荒墟多狼有寡婦訴其子為狼所噬驥禱於神翌日沓青卿曰狼死其所時稱異政仁廟中薦為御史陳經國利民十事上頗嘉納驥嘗語人知無不言吾分內事以沽名吾不為也宣德六年陞河南知府數忤伊王令旨王輒詈辱之驥聞于朝言王非

礼未匡。上下敢曲從。府中官校厝害百姓。臣職嚴謹。臣冬至四鼓、至府陪班。王以為遲。繫臣儀衛司獄。自惟前王府無四鼓行禮者。上遣下書王、護守祖法。何信讒邪。府承奉長史典儀、其悉械京聽勘。驥在河南、逾六年、弃官、

論曰、尚德能以直忠。但不知以直應勢。豈非時為之乎。

東安令能使神虎殺狼拒子。非尚德之化也。時在也。

胡壽安

胡壽安、字克仁、南直新安人、建文中、以鄉薦太學生、授信陽令、永樂中、調獲鹿、著能聲、已內艱、補新繁、急民瘼。事不使者、罷之。有益于民者、次第舉行之。常以古先王教民之言。諭鄉耆里甲。俾知親睦。在官粗糲如常。布尝卧一紙帳。題詩其上曰。紫烟步障簇春華。卧雪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後圃種蘆菔數畦。使客往来者、採之以供盤飣、人呼。菜知縣。子從新安来省、兩月烹二鷄、壽安怒讓之。三宰大邑、未尝携妻子之任。考績、橐索磬然。惟畜一馬。擬售馬為途資。馬忽病。醫治之數日、醫妻死。

待歸、醫不去。曰、妻已死。即歸、安得生。我宰公蓄馬死、沮計事矣。我儕買亡囊。不可負宰公。必活馬而去。壽安行、邑民遮泣于道。爭投餽。皆卻之。請僧解宴。上藥。盧。瓶。十。枚。受其一。

論曰、充仁自是清介第一。即否、亦循良第一。惜其壬午前為信陽令。壬午後調繁獲鹿。且三繁也。以其入時而另格處之。吾知充仁無東腳之心矣。

陳璉 王偁 吳勤

陳璉字廷器廣東東莞人洪武初以孝廉授桂林府教授陞國子監助教永樂間為巡狩平湖二頌及鐃鼓歌吹以獻擢知許州改滁州所至用儒行為治以最召扈從滁人泣留陞揚州知府掌滁如故按察四川存大體不事纖細人自不欺正統中以禮部右侍郎致仕璉孝友和厚博通知名學士林誌服其精洽師事之曰當今司馬君實也家有萬卷堂四方士求觀者必館穀焉

王偁字孟敬福建永福人父翰故元潮州路總管太祖聞其賢禮聘之不來知自刎死偁方九歲翰友吳海撫而教之

洪武中、領鄉薦、為國子生、陳情眷母。居母喪有礼。永樂間、薦
授翰林簡討、進講經筵、預脩永樂大典、時四方儒臣集闕
下數千人、解縉稱儞人品文章。當在蘓子瞻之列。儞談吐
淩駕超越。常有抗舉浮雲之意。視餘子瑣瑣。不啻卧之地
丑下。以是譖生、謫交阯、坐解縉請鑿漳江事、連逮、繫獄、死
吳勤、字孟勤、江西永新人、父師尹、元名進士、為永豐丞、元
亡、與解子元同時佐義兵起、不遂、去。國初兵下永安、名勤
為泰和令。以親老辭、父之、名徽、名儒、試中書堂、課勤第一
特除武昌府學教授。嚴正。以例去官、楚昭王聘為子師、永
樂初、召脩太祖實錄、改教授、開封蜀周二王、咸以書幣厚

札之勤為文章渾重雅則詩歌工敏善行楷書天性孝友事繼母尤謹道誘後進汲汲勿勝時誦佛經學者疑而箴之法然曰先母遺命非敢邀福也紀善貝翱聞之難曰尹和靖之孝歟自號匡山樵者晚更號古翁

論曰大臣不倖乃貴卑秩贈生平論秉時而及三子例蔭也而必及三子例更有敬之者也璉與倆以孝廉鄉薦勤以中書率丈墨起家而又而教授一太學咸以明倫為汲汲然則所朝夕循習謂何且璉稱孝友歌頌惓惓亦可以已矣倆陳情養母而獨辰父之却聘自揣手勤果念必當仗義兵起自宜從太守姚善之後即不然可將母辭也學士林誌師

事璁學士解縉濟儞子瞻之列蜀周二王札聘勤而紀善具

躬例以尹和靖之孝三子周知名永樂之日扎

王彰

王彰字文明河南鄭州人洪武末領鄉薦補太學生使山東平糶廉幹知名擢吏科諫士明年革諫士改給事中歷按山西參政燕王入國歸誠永樂五年擢禮部右侍郎遷戶部陝西疾遣撫華嶽遂奏荒狀且云民鬻男女償逋租詔悉捐其逋官給糈貲贖所鬻男女改右副都御史會有言周王欲反者上使兩御史從彰按視彰入見周王曰人告殿下反上且發兵至臣奉勅來不敢不先聞王大驚長跪請教彰曰莫若以護衛歸朝廷計自飾王如彰言彰立奏聞遂下令三護衛曰爾輩屬朝廷矣衆戢伏上聞之

大悅彰因道察有司沽狀本州知州不善官理間求彰母言於彰彰入拜母母治食食彰語及知州彰曰有郭廷令與非見彰敢私食未既有丐者至母以餕餘與之丐御史也為微行詗事彰後察得之驚曰向吾母求食公乎為御史當如此矣彰母託知州不得意臥三日不食不言彰跪謝曰彰雖死當以如意上聞知州善去洪熙初陞右都御史巡撫河南既至待鄉舊如平生執法即親屬不貸嚴核奏停不急十餘事罷免貪暴官吏九百餘人招撫流亡數王萬家發庫賑之捕斬亡命賊張大妖尼宋繼善等境內肅然宣德元年勅自良鄉至南京視民休戚卒官

論曰御史之詞都御史之家國初法行如是毋與般餘之時彰或不及見之頃之亦不及察都御史之在家知州以私求毋不私何以求毋然則以毋意工將如何作草文明名執法而性不缺刻大者孟周王矣

石亨 從子彪

石亨、陝西渭南人、方面豊體、美髯及膝、從子彪、體貌雄偉、亦循髯、亨常與彪貰酒市、遇相者大奇之、曰、今太平無所事、所公何自得封侯哉、亨嗣伯父為寬河衛指揮僉事、精騎射、負膽畧、從征、率先登、累陞都指揮使、正統中、亨以大同左參將守禦分路、而彪從亨參謀、已巳、英宗北狩、亨坐失援、與總兵楊洪等、並械繫錦衣獄、既兵部尚書于謙出亨、令自贖、亨陳兵安定門、匹馬馳突、彪率親兵從之、諸軍奮、亨獨斬首虜數十人、虜却而西、亨等躡而西、虜復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南誘虜彰義門、虜要彪軍少、亨率衆夾

擊之。虜復大潰。亨逐至清風店北。遣諜者紿虜。亨且未至。將中軍。偽亨名耳。虜信之。及攻我軍。亨等奮擊大破。直貫虜陣。殺虜數百人。虜始知真亨在。盡棄所掠牛馬財物餌我。得從紫荊倒馬關出。虜因請還上皇。事平、論功亨第一。封武清伯。進封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彪陞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參將、尋亨恃功驕橫、于謙輒裁抑之。畏不敢動。景帝不豫、亨家與都督張軏、都御史徐有貞、內監曹吉祥等謀、是月壬午四鼓、奉上皇復辟、輒譖于謙及王文、矯取金牌勅符迎襄世子矣、上殺謙及文、以奪門功第一。進封亨忠國公、歲祿三千石、世襲、彪為大同副總兵、又以磨兒山

斬鹵首尤王、大敗之三山磯、以功封定遠伯、諸從弟子侄及諸婿子孫、以奪門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二人、千户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竄名冒官者四千餘人、亨與吉祥出入禁廷、侍寵擅上權、進退文武大臣、盡萃邊鎮撫、奪民間婦女田廬財物無算、彪亦益驕橫、御史楊瑄等聯章劾亨、亨疑有貞李賢等所嗾、強上下賢、有貞并都御史耿九疇、御史瑄等于獄、會天大變異、賢得釋、有貞九疇竟逐去、已而賢再入閣、亨亦與有力、亨益干朝政、乞請無忌、上亦獄之、上偶登翔鳳樓、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從、上故指亨第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故曰、當是王府、非王府誰敢

備答如知上笑不然顧太監裴當曰而聞之心乃不敢言
上尋諭賢總兵官豈得無故輒入內廷令左順門者關不
入又以軍官貪暴復設巡撫彈壓之亨斷憤求革巡撫益
不許會兵部尚書陳汝言奸贓得罪上响响前兵部于謙
好亨愈不自安而賢聞語上曰奪門何功偉得之上由是
益薄亨亨生兒未彌月上令孫兒見摩其頂曰虎兒朕行
與鄉婚姻亨不喻輒伏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上笑而領
之命取金鐲繫兒項賜封鑽定庶彪在大同嘗為代王請
增歲祿王長跪謝輒索王伎奉酒玉林衛軍有女美強污
之收軍繫獄死久之戰鹵安邊營斬鹵首兇力赤擒四十

七斬首五百一十三級奪駝馬五百有奇進封侯益肆驕初
都御史年富訊無實而又數侮其總兵不堪總兵為流言
初彪奏城咸寧海子懷異志上頗疑彪召彪諷大同十
戶城等奏乞彪為總兵或曰彪結死黨留據大同為亨外
援上乃疑果出亨意召彪還京侍衛亨覺上疑令人促彪
疾入以釋上意會北虜入貢亦一謁彪羅拜稱石王上疑
乃不可解天順三年二月上密詔御史按劾城等始知之
留彪乃彪所使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遣執附彪都指揮
使諒等百餘人械至京師逮亨閑住于是錦衣逯杲言忠
國怨望且為妖言曰土木掌兵權指其所親都督同知杜

清折白土木也心怏〻且為不軌詔逮亨錦衣獄死李賢
請以肆市上竟瘞亨于是都御史寇深等論彪大逆不道
亨從孫進士俊亦被收死獨亨從侄錦衣都指揮使演淂
戍郴州少子滑鐵定庚者幼未收溟在郴累功陞指揮滑
至正德末尚游食京師亨黨同縣孫弘初以迎駕功邀亨
薦倖陞吏部左侍郎亨意不足上曰再陞尚書矣亨曰即
尚書胡不可又薦馬昂輒為兵部尚書獨南京後軍都督
僉事張通嘗與亨同僚有姻奪門後亨曰通賄亨可論功
驟貴也通曰臣何敢欺君卒辭亨
論曰亨之大展武定門少保謙勇之也累之大同時

獨非忠國乎。奪門前、以土木故、强復舊起、成功、奪門後、
豈又有所為土木乎、鄉衣果、乘上心機、託言史為加。寔
所為不執、非真也。曰信有烟如張通。無亨而無事也。或
言亨朝退、語其黨盧杜等、吾所居官、而輩想亦欲為之
乎、輩謝、此已通室、亨又曰、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
為纂、然則吾官非所宜乎。輩微解、懼不敢對、以徹石人。
不動之說。知亨迴佃、嘲謔奪人廳寔、無此夢。

徐有貞

徐有貞字元武初名珵字元玉南直吳縣人堅忍自負嘗語杜堇左揮金千袒布衣血萬人面目不動乃可爲宰相知宣德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歷侍講珵習數學已己之變召問成敗有貞曰驗之星象天命靡常請疾幸南京避寇太監金英叱珵出任于謙城守而珵疾驅其妻子南歸景皇代立勅十五人勤要害屯兵爲京師援有貞擢監察御史守彰德寇退廷臣以爲笑所嗤難進陳循勸易名毋使內家知之景泰四年以薦進諭德兼侍講是冬河決張秋代石璞以右僉都御史治河有貞自北東徂南西踰

濟汶、沿衛入沁、循河道濮范、究源流、度地行水、以為先疏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詔曰可。于是復奏、蠲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有貞書、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二千、絙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荊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算、然用糧于官。僅五萬石、為日五百五十有五、論者謂元武之才徵于是役也。七年、陞副都御史、還朝、竟以奪門功、授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封武功伯、兵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食祿千一百石。蔭指揮使。嘗文淵閣事。時內閣諸臣盡得罪死。徙落籍去。有貞既為首輔。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總兵亨。相左。同官李賢。為贊助之。初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功。與國政。自念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力贊上事須經內閣。意寵內閣使附己。與亨埒。頗內閣不甚知吉祥所請。于是亨與吉祥復合。會御史楊瑄奏劾亨吉祥等不法。兩人疑出內閣風裁。輒牽上衣泣伏地不起曰。內閣專權欲盡殺奴輩。且數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奄甕有貞手上。不得已下有貞及楊瑄都御史耿九疇等詔獄。即日雷雹交作。大風拔木。二凶家災。警尤甚。上遂釋諸獄。

降謫有差有貞參政廣東行至德州亨虜其復起以養病給事中呂秉彝名奏有貞毀譏秉彝不承復指有貞所親馬士權為之追逮有貞詔獄士權又瀕死無一言乃以其誥券有纘禹神功等語刑部侍郎劉廣衡遂謂有貞自撰制文務美國柄竟謂治水而縱神尚敢以文策冒奪天功大不敬論斬會雷破承天門聲徹後宮有編置金齒或云有貞從輿僧受摩利支天法奉斗母故嘗危而得安四年冬上坐文華殿諭李賢王翱曰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為石亨張軏所陷可釋歸田有貞得還鄉士權參州人傳學善談論有氣節寓京師教授與有貞厚故亨輩

擯之。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配其子、自金齒歸、負約士
猶。無。所。言。別載有貞者有禎、

論曰、程敏政預脩英廟實錄、頗有誣衊、謂有貞迎復後
向曹石乞哀、願以武弁從、因得封武功、觀其自負。抗不
下。致傾陷幾死。使非帝眷念。老金齒矣。然則思。廟。眷。或
有之。亦。寧。附。賢者。以。為名。余按南宮復辟詔草、有貞獨
不預名、另出一草袖中、有云出豈期、監國之人、遽擇當宁、
之位、迹其意、以代廟為篡云、是則不滿于物論者矣。既
得君驕、頗指斥卿弟掾吏、或語曹異集其黨、狂卧仍起
堂中但設一座、或勉出一揖、託他故入。然則所以居功者。

志。善。也。又相傳景泰七年、祭酒缺、有貞託其門人爲于謙內戚楊宣者、懇請言之、謙不得已聞上、上曰、有。貞。雖。詞。華。過。人。存。心。奸。險。豈。堪。多。士。師。表。哉。有貞終以不得祭酒。怨。謙。

張孚敬

張孚敬、名璁、字秉用、浙江永嘉人、魁梧傑、有大志、弘治丙午、舉于鄉、七上禮部不第、歸聚徒姚溪山中、自題羅峰書院、益又一十五年、登庚辰禮部會試、適武廟方南巡、明年、世宗即位、始廷試、璁得二甲、隸事大理、時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后者、久不決、璁乃抗疏、主繼統不繼嗣之說、上心是之、而迫于廷議、首輔楊廷和乃出璁為南京刑部主事、璁上書爭之、因進所著或問二篇、於是主事桂萼疏亦上、具如璁指、中外士大夫側目視璁、且齮齕之矣、然上益以心動、員外郎方獻夫、主事霍韜、都御史席書輩、益推緣璁、

說而進之上用以逮杖輔臣禮官。甲申三月帝召璁等詣京璁馳奏極論兩考之非必去本生二字臺諫交章論璁請與席書並罷璁萼復列十三事以上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三曰孔子射于矍圃斥為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經本生父母六曰稱天子為叔伯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為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言定陶事為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昭聖懿旨十一曰皇上于大行壽安太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曰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妄

罪不可逭疏入何孟春復為論條糾帝切責孟春蓋三下
詔而獻興王后尊號始定事在興王傳璁雖以驟顯重然
猶不能容公卿間益侃侃自發舒無所避上愈益嚮之明
年進詹事為經筵講官丙戌擢兵部右侍郎經筵如舊九
月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璁請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
璁又進奉安獻皇帝神主禮議丁亥轉左入內閣進大禮
要畧初費宏議世廟樂止用文舞璁曰王制祭用生者爵
皇上尊獻皇為天子矣樂宜八佾桂蕚因言周礼音貴人
聲而容賤干戚去武舞者去所賤也非禮帝曰其即增之
是時楊一清居首揆以才受上知然不能如璁深而上之

所容問璁月以十數稱璁別號及字不名桂萼亦入輔名寵俱當璁亞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為惡語交閧上前一清得罪是以間璁璁以災異辭詔暫歸待用而萼削保傅以免璁歸至天津上念之復召入相璁入而一清為霍韜所論逐矣上怒一清甚欲置之詔獄璁力解得免上嘗諭璁留都次神京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璁言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上為悉裁鎮守監鎗市舶之類從先殆盡是時上日事經筵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璁以一品初考賜

勑寬諭、僅一子為國子生、當是時、上以明聖述作為任、吏
取璁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尊壇于東西、為朝日夕月
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者、賜更名孚
敬、字茂恭、因給永嘉張茂恭印、居第成、以献皇帝手書含
春堂賜之、而所讀書姚溪山中書院、下有司為新之、賜名
貞義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言亦以言禮貴、驟當上意、於
璁不能盡合、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璁滿而橫、璁乃乞休、
無何、召復位、進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再乞休、再召、
進少師時、昭聖皇太后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得罪
璁、一再請宥之、事在張皇后傳、上恚、謂 自古強臣令君

非一璁愛死因全我當自悔不從廷和　上故為重譴欲以惕止璁曰持不已乃下詔慰繳諭當論者而終璁與太后世廷議得長繫矣璁為相務以明天子尊伸國威重輔臣體初灤州盜陳鄉據青羊山掠官吏中外頗務姑息璁不然卒捕誅鄉大同叛卒殺其將璁薦劉源清卻永為大帥以必得賊為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捷由以重璁乃以撫之說進而璁稍屈矣璁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夭哭之成疾乞歸上謂璁得無以憂言故邑已芒寬之璁抗辯不置然自是乞益力而上遇厚璁至手調藥以賜疾益甚以死誓歸乃許之歲給八騶月俸米八石明年上使錦衣

視疾、且促還朝、再起、疾再作、蓋又三年而卒、年六十有五。上聞訃、為哀慟、下書褒楊甚至、贈太師、謚文忠、璁荷知眷、驟列台鼎、慷慨任事、持議正直、維屢蒙嚴責、而剴切益堅、密謨讜論、同列多不與聞、在閣十年、不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謁、不濫廕一子、擢吏兵文武二選、所指為內閣貨庫者、未嘗有纖芥之私、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衣囊一篋、已渡潞河、既有溫旨、旋踵復入、行李鮮而內顧輕也、璁歿未幾、居第傾圮、而力不能飭、諸孫多假貸于人以食、璁別號羅峰、所為名書院者也、最後上、呼羅山、云、

論曰、羅山可為潯居者矣、時胡明善以督學取材西

山勒銘、石壘工人死、坐明善罪、下詔獄、而羅山以慧星見、夏言僑之悖、且惠禍不測、時人為之語曰、白石出、西山、羅明善、災、從地起、彗星、犯、東井、張孚敬、禍自天、来、又錦衣指揮當有嫌遣孫璁短三十事、致杖死、璁年已六十、娶景寧潘氏女為繼室、上為之賛羊酒、合巹之久、子孫滿前、分行執事、里人笑之、大率以議礼之故、品望稍減。

席書

席書字文同四川遂寧人弘治庚戌進士以剡城知縣入主事工部督清着漕船志歷户部員外郎十四年會雲南晝晦五日命考察雲貴官員書疏云灾異在朝廷而不係雲貴在大臣而不在小臣因條奏時政數千言上令粘坐右日覽對出爲河南僉事河南飢議賑書曰郭偉黄河三後其後能其柳盜遏于賊正德四年陞副使提學貴州時王陽明謫龍場驛書每學庶其考者一二人集省城書院奉龍場爲師歷福建布政使宸濠之變募衆二萬赴援道聞賊平乃延建道山書院以祀閩中諸〻 歷南京兵部右

侍郎嘉靖二年南京飢以原官兼僉都御史賑濟江北甲申大禮議起書疏曰禮官之議舉朝是之臣未敢以為是璁萼之議舉朝非之臣未敢以為非昔舜繼堯統尚繼舜統未嘗不以瞽瞍為父也皇上尊為天子而父無尊稱果人情乎此非周武追王之心也今惟定號皇考興獻帝立廟大內祀以天子之禮則大統正而名分不紊矣特陞禮部尚書疏辭不允時本生之議已定書及張璁霍韜後抗議謂上以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者比尊號宜具實以稱上卒如書等言尊興獻王為皇帝后為皇后去本生字大禮始成書上所撰大禮考議四卷纂

要一卷、帝手勑加太子太保、頒其書於天下、梓行之、書又以世廟告成、宜倣宋郊祀覃恩、諭前議禮獲罪諸臣、從寬矜宥。詔褒答之、六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月俸如故、命下、而書卒、贈太傅、謚文襄、官其子中為尚寶司丞、書才識英敏、文章政事、亦卓然可稱、其學專右象山、而抑考亭、嘗著鳴寃錄、以明象山之寃、識者韙之、

論曰、唐虞禪、自古言之矣、迺以繼亂之爭、繼字從家天下、天下而言、于是初有天下、其祖父雖匹夫、必尊稱、但周尊三代、而後有四廟、則擬益二字、本之宣尼、論世

原非死粘古本可以合宜即以為人後言古亦無定格於心安於事順禮在是議禮自天子而強以繼統拄繼嗣可以服後世乎以本生而追尊別廟致敬即百世可也

霍韜 尚孫 子衡

霍韜、字渭厓、廣東南海人、正德九年、會試第一、世宗入繼大統、授兵部主事、与張璁共議大禮、爲上所簡注、而二三元老、方持濮議、與上爭、出璁主事南京、以遠之、韜遂乞歸、大禮定、名起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韜辭、臣不敢以議禮得官。上趣之、時張桂已進秉台衡、韜始受命、尋進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充日講官、韜以南人語音訛、辭免日講、而撰古令政要及詩書敘略。上之、大禮書成、歷進禮部尚書、一再辭、韜獨立敢言。累陳先朝故事。以裨政事。夏言議建四郊、請親蠶、韜曰、合祀、皇祖定令也。宜勿更。皇帝出郊。勞民太甚。

非○可○常○行○、行○宮○中○甚○善○抗疏力爭言　以惡浮正卯、下
韜御史臺獄、尋釋之、時冊九嬪、相璁請徹早朝、慎保聖躬、
私語韜、此不可輕洩、韜即抗疏公言之○以為蕃綿皇嗣○保
重聖躬之道○莫大于此○上嘉納、已而璁萼每攻訐大學士
一清、韜語之曰、二公雖忠鯁○為衆所嫉○便留一清以繫衆
望○璁萼不能用韜言、尋為給事中陸粲等所論劾、上為降
勅切責璁萼、令致仕、韜又上國是疏以救之○以粲等皆為
一清主使、一清乃自劾、乞賜罷黜、以謝三臣、上聽韜言、復
召還璁萼、而反罷免一清、一清去、朝士多側目韜矣、內艱
歸、召起為吏部左侍郎、時汪鋐為尚書、至不敢自擅、必從

翰教、錢羅、黼攝部篆、則敬素刷部中積弊。右宰張邦奇以同秩相形、數至詬詈、黼剛執自如。廷臣多不便黼、出黼南禮部尚書、南科臣是時權重頗、越溢、遂遇六卿、不避馬、同享會坐、與体敵、拜聖、六卿先至、朝服以候、大宗伯為之措筋送茶、黼曰、如。何。禮。也。疏請正之。六科喋不敢一語。于是南中僧尼庵院。悉改為社學。娼籍遣還俗。祭酒崔銑曰、渭崖南都革動。真禮部尚書也。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上東宮聖學圖、上覽之、曰、是多隱語、借以訕朕、然勿罪也、卒于位、贈太子太保、謚文敏、黼初登第、不脩座主禮。嘉靖八年、主會試、進所取士、命之曰、爾。諸。士。天。子。不。用。

爲私臣我等執事豈敢曰士由吾進立朝一十三載建白九十餘疏竭忠國事及卒留都一小璫大呼朝廷蹦一座山矣魏莊渠貽林勿欺書有曰渭崖之亡於世道有大關係韜重瞳虯髯目不邪視風格峻整儼若尊神仕途甚淡子與瑕進士爲慈谿令以直道大忤去後舊起南太僕丞其後有子衛者〔以孫子師聘借〕合門死於國難

桂萼方獻夫

桂萼字子實江西安仁人正德六年進士初歷三邑亡稱世宗入稍遷南京刑部主事大禮議起萼與璁同官深是璁議先是撫臣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欲具疏附璁會詔下已考孝宗且止至是萼知上意殊嚮錄席方二疏以聞上大悅立名書獻夫萼入對遷萼翰林院學士大禮成進詹事同議寵任亡與比蔣費宏以大學士當國萼與璁力詆務宏去宏去璁卒代宏明年謝遷去萼又代遷一清尚為首輔二人又力攻一清于是言官相繼論劾謂璁雖狠愎自用執拗多私其術猶疎萼外若寬迂而實深刻如蝮蛇

驚獸犯者必死上知二人之專肆也勅令致仕而且革萼
散官尋以詹事霍韜言特召璁還璁既入韜復為萼解而
攻一清益甚于是一清去而萼復入矣又明年萼以疾乞
歸卒贈太傅謚文襄子尚寶司丞與私擬增建廟制坐閑
住
方獻夫字叔賢廣東南海人也父鄉薦為州學正獻夫成
弘治十八年進士歷吏部員外郎王伯安自龍場還位亞
獻夫獻夫乃肅贄受學尋引疾歸南海將卒志西樵山中
世宗入繼大統詔錄起用以議禮大 上意驟遷翰林院侍
講學士大禮成陞詹事府少詹事時同列議礼者于異己

着嚴卿之獻夫曰人各有見何必爾歷禮部尚書加太子
太保改吏部會滿翰林院學士獻夫在吏部頗私其鄉人
太宰璁私屬獻夫有所陞調獻夫又爲曲徇言者論璁遂
及獻夫獻夫引疾謝歸里明年上思之勑遣行人召還部
進武英殿大學士三年一品俸考滿加光祿大夫柱國遂
請歸進少保卒贈太保諡文襄
論曰議禮而文襄蓍三邑已稱獻夫曲徇吏部郎寬近
謙受教不尚也然則古襄禘禰隱一事而已乃曰文襄
文襄